

汪兆鏞詩詞集

鄧駿捷 陳業東 編校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汪兆鏞詩詞集

李鵬翥款題



鄧駿捷 陳業東 編校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汪兆鏞詩詞集 / 鄧駿捷，陳業東編校.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218-07855-7

I. ①汪… II. ①鄧… ②陳… III. ①詩詞—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①J2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34474 號

WANGZHAOYONG SHICIJI

汪兆鏞詩詞集

鄧駿捷、陳業東 編校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責任編輯：王俊輝

裝幀設計：張力平

責任技編：周 傑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郵政編碼：510102）

電 話：(020) 83798714（總編室）

傳 真：(020) 83780199

網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廣東信源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書 號：ISBN 978-7-218-07855-7

開 本：1/16

印 張：16.25 插 頁：3 字 數：35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500 冊

定 價：59.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020-83795749）聯系調換。

售書熱線：(020) 83790604 83791487 郵購：(020) 83781421

前 言

近代中國社會新舊交替、風雲變幻，政局上的巨變更迭，思想上的狂飆突進，真可謂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嶺南一地得風氣之先，既有梁啟超、黃遵憲等領導風潮的人物，與此同時，又有一批文化守衛者選擇以堅守傳統為職志，隔絕於時流之外，表現出清孤狷介、特立獨行的品格。汪兆鏞就是嶺南文化守衛者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

汪兆鏞（一八六一——一九三九），字伯序，一字憬吾，自號慵叟，晚號今吾、清溪漁隱，因榜所居曰「微尚齋」，故又稱微尚老人。為唐代越國公汪華之後。汪氏家族於唐時居江淮婺源，元末遷浙江山陰（今紹興市）。汪兆鏞一輩落籍番禺，遂為粵人。其父汪璣（一八二四——一八九七）字玉叔，一字竺生，號省齋，於道光末遊幕入粵，著有《省齋詩存》。璣生四子，兆鏞居長。

汪兆鏞幼穎異，過目成誦。五歲入塾，十歲能詩，十二歲開筆作時文，十八歲侍叔父汪瑔讀書於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詞。後舉學海堂專課生，成為近代嶺南大儒陳澧的高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補縣學生，十一年（一八八五）以優行貢成均朝考用知縣，十五年（一八八九）舉於鄉。後三應禮部試不售，遂南歸。以世習名刑學，輾轉遊幕於廣東翁源、赤溪、遂溪、順德各縣。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伍廷芳出使美國，招為參贊，汪兆鏞以「父老道遠」婉辭。後棄幕業，赴樂昌

縣管理鹽務。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岑春煊督粵，延之入幕，司章奏之務。次年，岑調任雲貴總督，行前奏保，汪兆鏞獲「賞四品頂戴」之銜，以知縣分發湖南，但未赴任，復返樂昌。又五年，政局不穩，治安不靖，遂離樂昌返廣州。

辛亥革命後，地方多故，汪兆鏞赴香港短暫停留，並於該年十一月首次踏足澳門。直至一九三九年去世為止，往來於內地與港澳，曾十二次來澳，斷斷續續在澳門居住了十三年多，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終以七十九歲高齡病逝於澳門，後歸葬廣州三寶墟覲岡。一九五八年遷葬銀河公墓。一九九六年，汪氏後人遷汪璉、汪兆鏞等二十多位先人於從化市華夏永久墓園。民國之後，汪兆鏞不問政事，以吟哦著述自適，與文人學者交往酬唱，活躍於書畫藝壇。胡漢民督粵時邀任總辦秘書長，辭之；少弟汪兆銘（精衛）回廣州，邀其出任，亦表明誓不任事。稍後龍濟光、岑春煊、黃慕松主粵，亦邀其任事，皆堅辭。期間，曾兩次至羅浮山，注籍酥醪觀，自號覺道人。

汪兆鏞博通經史、諸子，「於學無所不窺，方聞博識，乙部尤為淹貫。為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訂訛補墜，多發前人所未及」（張學華《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兼及金石研究、譜牒編修、詩詞創作；又因熱愛桑梓，着力於嶺南文獻、文史、畫藝方面的考訂著述，碩果纍纍。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四卷，《補三國·食貨志》、《刑法志》各一卷，《晉會要》六十卷，《元廣東遺民錄》二卷，《嶺南畫徵略》十二卷，《碑傳集三編》五十卷，以及《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續舉貢表》、《山陰汪氏譜》等。又有《微尙齋詩》二卷、《微尙齋詩續稿》三卷、《澳門雜詩》一卷、《己巳紀游草》一卷，《雨屋深鑑詞》一卷、《雨屋深鑑詞續稿》一卷、《雨屋深鑑詞三編》一卷，《微尙齋雜文》六卷、《櫻窗雜記》四卷。曾經參與纂修《番禺縣續

志》，編刻《東塾遺詩》、《憶江南館詞》、《公孫龍子注》、《老子道德經撮要》、《五百四峯堂續集》、《誦芬錄》等。這些著述充分顯示了汪兆鏞學術名家的地位及其對嶺南學術文化的貢獻，其中的詩詞作品獨具文學和文獻價值，特別是他在澳門創作和整理刊行的詩詞，更是澳門文學寶庫中的珍品，深具研究價值。

二

汪兆鏞已刊佈的詩詞集，計有（一）《微尙齋詩》，是汪兆鏞於辛亥年十月在澳門小三巴街寓齋輯錄刊刻的。上卷收入乙酉（一八八五）至壬寅（一九〇二）的作品，共三十九題七十首；下卷收入癸卯（一九〇三）至辛亥（一九一二）的作品，共三十八題五十一首。（二）《微尙齋詩續稿》，是汪兆鏞逝世後，由後人及朋輩整理的遺稿，於庚辰（一九四〇）刊行。其中《辟地集》一卷為居澳時作品，收入古今體詩五十二篇七十二首；《紀游集》一卷為出遊各地的吟詠，收入古今體詩二十七篇八十二首；《蟄居集》一卷為居廣州時所作，收入古今體詩九十五篇一百七十一首。（三）《澳門雜詩》，於戊午（一九一八）刊行，收入《雜詠二十六首》、《澳門寓公詠八首》、《竹枝詞四十首》，共七十四首。（四）《己巳紀游草》，於庚午（一九三〇）刻印，所收之詩全見於《微尙齋詩續稿·紀游集》。（五）《雨屋深鑑詞》，於辛亥冬刊行，收入乙酉至辛亥的詞作，共三十題四十二首。（六）《雨屋深鑑詞續稿》，於戊辰（一九二八）刊行，收入壬子（一九一二）至丁卯（一九二七）所作，共二十一題二十五首。（七）《雨屋深鑑詞三編》，是汪兆鏞逝世後，由後人及朋輩輯集其晚年詞作，於庚辰二月刊行，收入戊辰至己卯（一九三九）所作，共十九題二十首。綜上，汪詩共五百

一十九首，汪詞八十一闋，應該說包括了汪兆鏞絕大部分的詩詞作品。

汪兆鏞從不刻意作詩人，他寫詩的宗旨在《微尙齋詩·序》中說得很清楚：

曩從叔父穀盦先生讀書，每教授詩法，顧余才薄，為之不能工也。然少長，江湖鬱伊多感，悲愉離合，亦時時於詩寄之，而殘墨零牋，輒隨手棄去。今冬倉皇避地，僑居无憊，迺將行篋叢藁排比錄存之，重自檢視，疵類百出，第生平軼迹偶見於斯。浮海餘生，繼自今詩境儻或有進於是者乎，姑留之以為異日之驗，非敢妄覬以詩傳也。

由此可見，汪兆鏞是把生活所見、所聞、所感，悉寄之於詩。換言之，詩歌就是他生活及心路歷程的記錄，是他為學、事業以至交遊的寫照。因此，在了解汪兆鏞走過的人生道路，考察其詩詞的抒情意蘊、題材風格的變化後，就不難對他的詩詞作簡單的分期。

汪兆鏞的詩詞創作大抵以辛亥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前期約由乙酉（一八八五）至辛亥（一九一一）。這一時期的作品，分別收入《微尙齋詩》、《雨屋深鑑詞》、《微尙齋詩續稿》的《蠶居集》和《紀游集》。汪兆鏞少年專心求學，青年時代則埋首科舉考試。由於家庭經濟的緣故，身為長子的汪兆鏞較早挑起生活的重擔，走上父執輩一樣的幕佐道路。從二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一邊做幕客，一邊應考科舉。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始，汪兆鏞已先後在翁源、赤溪、四會、遂溪、順德、樂昌等地為幕。

在為幕客的二十餘年間，汪兆鏞所到之處，都會致力推動當地文化教育的發展。因此，遊覽各地風光名勝、記錄不同地區的民風民俗，成為了汪兆鏞前期詩詞的一大內容。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底，汪兆鏞接受了赤谿直隸廳事金淮生的邀請，從翁源轉到赤谿佐治。在赤谿為幕不到一年裏，遍遊

孝女墓、廢鹽場、劉師勇祠等歷史文化的古蹟，並以詩記之，藉此喚起鄉民對鄉邦文化的重視。如《赤谿二首》云：

海徼南天遠，空濛瘴霧昏。河流溯巒峒，山勢接厓門。久慣甘松市，估舶往來澳門。猶虛細柳屯。登臨思屈五，扼險忍重論。屈翁山《廣東新語》謂「銅鼓角形勢險要，足資禦寇」。

近治可游處，清谿最一方。宋趙必淳愛清谿山水之勝，見《新寧縣志》。圖經都寂寂，山海自蒼蒼。遺壘摹貞碣，西岡村有明孝女趙末娘墓。平蕪訪廢場。宋有挫銅鹽場，元、明因之，雍正間省。愧無柳州記，小詠付奚囊。

詩中道出赤谿一地雖然貧瘠，但有孝女墓、廢置鹽場等可以尋幽。另一首《琵琶仙》詞曰：「玉座飄苔，曾憶否、當日金焦遺鏹。淒絕荷鉢心情，招魂向煙麓。贖一掬、冬青餘淚，都付與、西風樵牧。井陁塋荒、厓門殿圮，同弔芳躅。仰孤墮腰箭歎歎，又豈料，崇朝變陵谷。鬱鬱千年幽憤，化怒濤飛綠。悵日暮，靈旗慘澹，賽叢祠冷薦山蔌。誰為句寫梧溪、譜神絃曲？」敘記了訪謁赤谿銅鼓山南宋和州防禦使劉師勇祠時的惆悵心情。

汪兆鏞在樂昌為幕的時間最長。樂昌自古已為嶺南重鎮，歷代到此遊覽吟詠者不乏其人。《樂昌雜詩十三首》以組詩的形式遍詠諸如湟谿關、韓文公廟、周府君廟、伏波祠、桂陽崎道等古蹟。還有一首《任將軍廟》，記述了其在樂昌尋訪秦代南海尉任囂的遺蹟，詩云：

逐鹿中原烽火驚，東南一尉此知名。被書能識龍川令，絕道曾屯獸角城。筆路山林啟炎服，
大江風雨想霓旌。我來認取殘碑字，醉酒荒苔百感生。

詩前小序分別從《水經注》、《漢書》、《韶州府志》等史籍中考證任將軍廟的確實地點，又據自己親

身尋訪所得殘碑，證實當地土人所謂瑤埠廟遺址，就是漢代的任將軍廟，而詩中則表達了對這位第一代嶺南王的緬懷之情。

友儕唱酬是汪兆鏞前期詩詞的又一常見內容。藉汪瑔的引介，汪兆鏞早在求學時期就認識了一班學者文人；在學海堂受業的過程中，更與大批同時或先後的專課生建立了同門之誼。汪兆鏞與張學華、李啟隆、沈澤棠、梁鼎芬、張鼎華、易順鼎、汪兆銓等人過從甚密，或同遊，或招飲，或題贈唱和，彼此切磋砥礪，往還不絕。其中，以與從兄汪兆銓（一八五九——一九二九，字莘伯）的聯繫最為密切。

汪兆鏞與汪兆銓年齡相仿，經歷相似，故此意氣相投，感情至篤。《寄莘伯兄》云：

黃葉西風雁一聲，關河倦夢若為情。甘泉幾日銷烽火，桂管經年尚甲兵。願抱殘編歌小宛，敢言奇計請長纓。白頭儻遂連牀約，珍重牆隅二尺檠。

此詩寫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時汪兆鏞居樂昌，兆銓在海陽。經歷八國聯軍之役，汪兆鏞寄詩從兄，既表懷念之情，亦流露出願為國效勞之意。汪兆銓《和作》云：「不見三年一剎那，青雲遙望自嵯峨。迹同嶺嶠猶千里，水飲瀧流共一波。世晚人才飄泊易，家貧兄弟別離多。傷春病酒兼懷遠，爭禁樽前喚奈何。」詩中懷念兄弟之情，躍然紙上。汪兆鏞在樂昌時又有《莘伯兄自汴中歸，許貽山西鷺黃酒，未至，詩以促之，用山谷〈寄元明〉觴字韻》一首，詩中盼望兄弟雁行可以相聚同飲，可見二人感情之深。

汪兆鏞的科舉之路並不順利，正如他所自述「禮部試三擊不中，此心灰矣」（《微尙老人自訂年譜》）。在此打擊之下，加上家中經濟困頓，汪兆鏞不得不負起照顧家庭之責。可以說，為幕並不是

他心甘情願的，心中鬱抑可想而知，因此抒發不得志的傷感成為了汪兆鏞前期詩詞的另一內容。如《感懷》云：「一簷驚飈撼釣磯，天寬容得片鷗飛。獨居深念憂方大，亂世餘生鬢已稀。了了山川猶是，區區丹素定誰非。池頭草色看都盡，忍向春紅問瘦肥。」又如《臺城路》詞曰：

落花滿地湘簾下，簾波一層吹皺。藥鼎關心，簷鈴警夢，都是惱人時候。煙僕雨憊。怎禁得春寒，沈郎銷瘦。盼盡黃昏，翠鋪依舊掩環獸。相思怕吟红豆。算箏邊燭底，芳意空負。撲蝶秋紝，調鶯曉箔，屈指年華催驟。玉籌熏透。恁病酒懨懨，淚冰凝袖。百種淒涼，那廂知也否？寒暑更替、日出日落、花開花謝本是自然規律，傷心人別有懷抱，這些本屬尋常的景色映入眼簾，總會撩撥起那藏於心底的鬱悶，讓詩人情不自禁地將之發諸筆端。汪兆鏞傷春悲秋，慨嘆人生多不如意，常以詩句澆心中塊壘；故而這類詩詞的基調一般都較為低沉，缺乏陽剛氣息。

總的來說，汪兆鏞前期詩詞的題材相對較為狹窄；但是情感真摯、語句清新，同時詩詞中對於歷史文化的考查和緬懷給人深刻的印象，部分作品堪稱「學人之詩」。

後期約由辛亥（一九一）至己卯（一九三九）。這一時期的作品，分別收入《微尚齋詩續稿》、《澳門雜詩》、《雨屋深鑑詞續稿》、《雨屋深鑑詞三編》。武昌起義的槍聲震垮了清王朝，結束了汪兆鏞的幕佐生涯，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以半百之齡陷入動盪流離的後半生。

汪兆鏞生活的最大轉變，就是逃避戰亂，寓居澳門。在逗留澳門的近十四年裏，因無心仕途，遂專注於學術，撰寫及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對澳門的學術研究起發軔之功。這一時期，汪兆鏞的詩詞較此前有了明顯的變化。首先，詩詞的題材有所擴展，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全方位地考察和記錄澳門的景物及民風民情。在葡萄牙殖民者管治下的澳門遊覽考察史蹟之時，汪兆鏞表現出的感事傷世情

懷更為強烈。他站在關閘門前，感慨萬千，《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中的《關閘》云：
互市濠鏡澳，聿自嘉靖始。設關官守之，啟閉候符使。如何百年來，彼族頓增壘。旁行斜上書，突兀開前峙。我來長太息，疇為志疆理。

此詩以吟詠關閘為線索，詩後有千餘字的注釋，徵引史實，追述了葡人侵佔澳門的歷史過程。汪兆鏞深歎清政府的無能，怒斥葡萄牙殖民者的橫蠻。又如《大三巴門》云：「乾隆全盛時，封禁唐人廟。畏懷豈無術，所貴樹聲教。一廢不復興，綠蕪黯斜照。堂移門猶存，雕石彌晃耀。韃帕迎漢官，故事足憑弔。」撫今追昔，透露出沉重的歷史滄桑感。此外，《東望洋山 西望洋山》描寫澳門半島雙峰對峙，二灣波平如鏡，嶺上松林碧翠、塔燈轉射，景色空靈絕麗，令人神往。

澳門開埠數百年，作為中外交流的門戶，東西文化共容的奇特風貌隨處可見。「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令明清以來不少曾到澳門的學者文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文學作品裏，多少也記錄了他們對澳門的描寫，寄託了他們對這座中西文化交流展覽館的讚歎。近代以還，寓居澳門的學者詩人曰多，故有關澳門的詩歌，更是多不勝數。汪兆鏞前後居澳的時間共十三年又九個月，對於澳門的獨特社會風情，自有深切領會。」（見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一三一頁。）如果說《雜詠二十六首》側重記述澳門的歷史和描摹古蹟名勝，《澳門寓公詠八首》寄託了不忘前朝的感慨，那麼《竹枝詞四十首》就是澳門風俗民情的真實寫照。

它們觸及了澳門風俗民情的各個方面，彷彿在讀者面前展開一軸絢麗多姿的風情畫卷。如云：「飲瓢喜有在山泉，傍海人家滿載船。更向門前題『井』字，可應解唱柳屯田。」當時澳門尚無自來水，端賴數艘水船每日赴銀坑山汲泉載回，傍海人家就近挑運；而各家內有水井者，須於門首以中、

葡文粉書「P 井」字，以便發生火警時辨認汲用。此外，竹枝詞還分別寫到葡婦衣飾、西式婚禮、化妝舞會、主教葬禮、聖像出遊、西樂演奏等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奇現象，這些作品大大地擴展和豐富了汪兆鏞詩詞的題材。

另一方面，汪兆鏞後期詩詞中的描寫主體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表現得最為特出的是《岐關車行》，詩云：

西法汽輪通嶺峽，濠鏡雷轉驚飛沙。風聲鶴唳尤紛拏，車中黃童白叟兼稚娃。駢首蠕動如穴蛇，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廣南鄉邑接小艇，遠或鄂渚湘水贛江來荒遐，羸骨垢面髮鬢鬆。困餓不得食，衝寒莫周遮，兒啼婦哭呼嬌爺。問胡擾擾奔塵廝？為言達官擁纛牙。戰略焦土摧枯楂，積骸成丘流血成川窪。賴茲軌綫達海涯，驅使謂他人昆脫網罟。堅壁清野古所嘉，先自糜爛其民奚為邪？道旁病翁聞之長咨嗟，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獨憐濟人區區岐關車。

此詩寫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是汪詩歌行體中較有代表性的一首。在日寇橫行、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時候，已是風燭殘年的詩人滿懷悲憤，把目光投向逃避戰火的難民。遠從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逃難而來的災民，在石岐擠上岐關汽車倉皇來澳，蓬頭垢面、飢腸轆轤的災民驚魂不定地蜷縮在狹窄的車廂內，「兒啼婦哭呼嬌爺」的慘狀，在詩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

汪兆鏞為避戰亂，奔波於穗澳之間，早已嘗透流離之苦，也曾多次在詩詞中發出無奈的哀歎；但是此詩抒發的不再是個人的歎息，災民百姓成為了詩歌描寫的對象。詩人（「道旁病翁」）和廣大民眾一起，詩歌的主體由過去的「我」變成了「我們」，這是在汪兆鏞前期詩詞中不會出現過的。在日本瘋狂入侵的危難時期，汪兆鏞的國家觀念，已非獨以清室為對象，轉而關心社稷蒼生，這不能不

說是後期詩詞內容的一大變化，更是汪兆鏞晚年思想的一次飛躍。

其次，汪兆鏞後期詩詞的另一題材是抒發流寓澳門的身世之感。汪兆鏞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即避地澳門，開始時並無久留的打算。但是，由於政權迭轉及長期動盪，汪兆鏞無奈地以澳門作為寓居之地，心中「此地終非故鄉」的感覺始終蘊藏胸臆，故而常藉詩詞抒發故鄉之思。

一九一三年夏，廣州又有戰亂，汪兆鏞再次匆匆來到澳門。剛好颱風襲澳，南灣樹石多為風所摧損，汪兆鏞從自然界的風雨聯想到時局的動盪，於是發出身世離亂飄搖之歎：「萬馬聲何急，驚心夜未休。濤喧疑裂石，風響欲掀樓。燕雀飛應息，魚龍夢亦愁。漂搖身世感，天地一虛舟。」（《癸丑七月十六夕大風》）而《中秋寓樓寫望，烽火倉皇，西風衰鬢，不知今夕何夕矣》則云：

小有聖湖趣，倚樓情邈然。山遙微點墨，水闊暗生煙。攬景非吾土，浮家各一天。兒孫輩或在廣州，或散而之滬、鄂、湘、桂。懸知今夜月，無賴向人圓。

可見雖然身在亂世中相對安定的澳門，但汪兆鏞還是頗長時間裏都沒有找到「家」的感覺，客居不安，在中秋之夜思念起故鄉和親人。

與此同時，抒發故園之思的詞作也有不少，如《柳梢青》曰：

雨暗煙昏，故園何處？花落成茵。幾日離愁，閒拋蓬譜，懶拂箏塵。儘教燕去鶯嗔，休忘却、東風舊因。夢裏還尋，愁邊獨寫，忍說殘春。

春殘花落，燕飛鶯啼，加上舊夢離愁，交織成詩人欲說還休的故鄉之念，故此葉恭綽《廣篋中詞》評曰：「欲言不盡。」另一首《蝶戀花》詞亦是感懷身世、抒寫鄉愁的佳作，詞曰：

蜃霧漫空吹不定。浮海年年，身世同飄梗。有客談瀛多異境，藜牀病眼誰堪省。歸夢迢遙

思越井。滿地風煙，漠漠迷三徑。經卷藥罐銷晝永，未妨腰瘦成孤另。

此詞前小序云：「丁卯十二月，澳門病中作。」丁卯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時局動盪，汪兆鏞寄身澳門多年，此日病榻前不知憑誰切問？哀歎身世如飄梗無定，對魂牽夢縈的故園「越井」的思想又不禁湧上心頭。

另一方面，黍離之悲也是汪兆鏞後期詩詞的重要內容。汪兆鏞前半生雖然多次轉換為幕地點，然而生活尚算安定。出身儒生門第，傳統思想使汪兆鏞將忠君愛國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規範；故此清朝被推翻，宣統皇帝黯然遜位，對他而言不啻是天塌地裂的事情。因此，汪兆鏞固守忠臣不仕貳主的觀念，拒絕與新政權合作，以此表示對前朝的效忠；所以在詩詞中，就自然增添了哀歎「國變」、抒寫遺老情結的內容。辛亥九月，汪兆鏞甫抵澳門，即於重陽日作《虞美人》詞：

去年今日呼鸞道，烏帽清游早。今年風雨暗山城，鶴唳長空、猶誤紙鳶輕。
素箏濁酒渾閒事，秋色寒如此。菊花向我亦無聊，獨看暮煙殘葉下蕭蕭。

通過去年與今年重陽風光的比照，透露出清室敗亡後，汪兆鏞的心境一如秋色般蕭瑟。此外，《除夕大雨》云：

年年今夕換桃符，雨橫風狂送歲徂。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燭淚夢丹除。

每在風雨之夜，汪兆鏞都會觸景生情，故國之思充滿胸臆，難於入眠。可以說，「如此江山如此夜」一句，蘊涵着多少遺民懷抱，又豈只是眼前自然風雨的寫實！

汪兆鏞避居澳門除了因粵地動亂外，友儕的影響也是原因之一。大陸很多文人學者在辛亥革命後紛紛以港澳作為暫住或長居之所，當時寓居澳門的就有沈澤棠、汪兆銓、丁長仁、戴鴻惠、吳道鎔、

林鶴年、張學華、梁慶桂、崔斯貫等人。汪兆鏞、吳道鎔、張學華數人在澳門二龍喉張園設了一個名為「蓮峰陶社」的詩社，定期雅集。「蓮峰」是澳門的別稱，「陶」字取陶淵明隱居之意，這些文人在往還唱酬時，都會流露出強烈的遺民心態。娛園主人盧廉若及其弟盧煊仲喜與文士相交，娛園因此成為了民初在澳文人的聚會之所。每年正月十三日，他們都會聚在一起為清遜帝溥儀遙賀誕辰，並以詩誌之，如汪兆鏞所作《丙寅正月十三日，娛園祝嘏，同集者八人，敬紀小詩，用甲子韻》云：

此日蒙塵萬乘身，祖宗厚澤與深仁。自忘天位真堯舜，誰佐中興是甫申。養晦惟薪勤典學，宸章早見勁通神。昔年拜觀御筆臨歐陽詢《醴泉銘》。子黎海澨無疆頌，時雨蓬蓬戀遠春。

汪兆鏞與陶社全人以氣節自居，在詩歌中寄託了悲憤孤忠的遺民之志，當中的無奈與失落，給人印象尤深。

汪兆鏞在清末僅為幕客，並無一官之守，他所以深抱遺老情結，恐與其個人思想觀念有關。因為他把清室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表徵，是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所在，故此與清室在感情上極難徹底割捨。當汪兆鏞在得到溥儀親書「福」字的賞賜時，就會喜不自勝，即榜其所居為「賜福堂」，又請人刻印一枚，文曰「宣統辛亥後番禺汪氏賜福堂印」，珍而藏之。還有一首詩值得一提，就是《澳門雜詩·雜詠二十六首》中的《學塾》，詩云：

學僮禁讀經，中土新建議。此邦老塾師，猶不舊學棄。彈丸一海區，叢校已鱗次。雅頌聲琅琅，到耳良快意。禮失求諸野，宗風儻未墜。

辛亥革命之後，國民政府禁止學生讀經與祀孔。汪兆鏞發現澳門的塾師竟然不棄舊學，繼續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本以為自己固守的「國粹」已被連根拔起，想不到在澳門還得以保留傳

承，興奮之餘，汪兆鏞寫下了這首自流寓以來的「第一快詩」。正是透過詩中所表現出來的亢奮，讓人更清楚地感受到汪兆鏞忠君守禮的遺民心志。

汪兆鏞的思想傾向雖然有悖於時代風潮，但從他在澳門創作的部分詩詞可以看出，他與那些一味守舊的前清遺老還是有所不同的。諸如在遊覽關閘和萬里長城時會痛斥殖民者的侵略行徑，對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官員大加讚許；在吟詠西洋風物制度時會反省中國政治文化；在看到澳人在土地誕和媽祖誕演戲酬神時，會為中華傳統習俗在此紮根而深受鼓舞。他又關心民生疾苦，對逃難的百姓寄予同情。己卯（一九三九）年，侵華日寇氣焰囂張，生靈塗炭，汪兆鏞在其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為溥儀祝嘏禮佛時，仍不忘為百姓祈求「我佛功德水，當為開迷津。願燃無盡燈，永銷浩劫塵」。凡此，都顯示出汪兆鏞雖以遺老自居，但卻能堅持民族大義，有鮮明的國家民族立場。

總的來說，汪兆鏞後期詩詞的內容和情感，都與前期作品有着明顯的變化。在這些詩詞中，可以讀到詩人濃重的懷念故鄉之情，也可以讀到詩人強烈的故國黍離之悲。憂國傷民與客愁鄉思的交織，將汪兆鏞後期「寓公之詩」的特色表露無遺。

三

汪兆鏞幼即能詩，又得汪瑔的教導，復於學海堂浸淫，師友之間相互砥礪，學識、詩藝皆有長足的進步。汪兆鏞的詩詞頗有成就，在當時嶺南詩壇已佔一席之位。如葉恭綽評其《憶舊游·登韶州九成臺》曰「神似玉田」（《廣篋中詞》卷三）。夏敬觀在《忍古樓詞話》中謂汪兆鏞「其詞致力姜、辛，自擣懷抱」。汪兆鏞的詩詞明淡樸素，託意深婉，與傳統詩歌一脈相承。具體來說，汪兆鏞詩詞

的藝術特色大致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感時傷事，持守「隨山家法」。

汪兆鏞年輕時從汪瑔讀書，人格及詩風深受其影響，張學華在《微尙齋詩續稿·題辭》開首一句就是「隨山詩派有傳人」。汪瑔（一八二八——一八九一）字玉泉，一字越人，號芙生，又號穀盦。科舉一途屢遭挫折，先後得兩廣總督劉坤一及張樹聲、曾國荃等攬為幕客，以才略著稱。汪瑔在當時文壇頗有聲名，與沈世良、葉衍蘭合稱「粵東三家」，著有《隨山館詩簡編》四卷等。汪兆鏞晚年回憶在廣州時汪瑔對他的教誨，謂「叔父飲食教誨，眷愛無微不至。每夜闌客散，命侍坐，或論學，或講處世接物之道，娓娓不倦。兆鏞一生得益，實基於此」（《微尙老人自訂年譜》）。汪瑔最重視詩詞的真情實感，曾說：「詞者，詩之餘也。詩緣情而綺靡，惟詞亦然。必先有纏綿婉摯之情，而後有悱惻芬芳之作。情之所至，文自生焉。清空可也，灑亦可也。非然者，鏤冰翦彩，真意不存，獨區區求工於字句間，庸有當乎？」（《隨山館詞稿·陳良玉序》）汪兆鏞一直都是遵循着重視真情這一「隨山家法」去創作的。

詩詞應以真情感人，洋溢真摯情感的詩詞，不必事以華藻，已能扣動心弦。汪兆鏞在《微尙齋詩·序》云：「少長江湖，鬱伊多感，悲愉離合，亦時時於詩寄之。」又於六十四歲（一九二四）時云：「清理辛亥以來所作詩詞，多傷時感事，於世觸忌不少，然意之所寄，不忍捐棄耳。」（《微尙老人自訂年譜》）由此可見，汪兆鏞所言的「感時傷事」、「意之所寄」，就是真實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最為珍視的，所以才會「不忍捐棄」。《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以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歌創作是由於被觸動而發生感情，這種感情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就不得不抒發出來。理智讓位於